

詩古微

詩古微下編之一

邵陽魏源輯

詩序集義一卷

周南

關雎。刺時也。韓詩序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君子非文王之謂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與紂之時耶。毛序曰。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風。諷也。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毛序周之正風。商之變風也。毛詩三家詩並以求賢妃配君子。諷刺王室。無不係忌之說。亦無文王太姒之說詳二南荅問周公主陝以東。其地近紂。故風人思得賢妃以配

其君與東鞏同誼周公爲東伯采其風而陳之

葛覃后妃之本也美文王后妃之勤儉孝敬美在此則諷在彼矣故三家詩以關雎葛覃卷耳爲皆刺時毛傳及三家詩皆無后妃在母家之說辯詳答問

卷耳后妃之志也詩人欲君子知臣下之勤勞故陳使臣室家之詞與四牡汝墳皆作于商季王事靡盬征役煩亟之時故三家詩以關雎葛覃卷耳爲皆刺時毛詩求賢審官置周之列位非詩本義皆陝以東之民風也非后妃之詩若爲后妃之詩安得入之民風

樛木美后妃也后妃得配君子以成其德猶葛藟得託樛木以升其上文選窮婦賦注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不以衆妾下逮不妒爲誼商

王之妃非患妒忌也在蠱君德而喪其福祿也

螽斯美后妃也言賢母能使子賢也韓詩外傳振振仁厚繩繩戒慎蟄蟄和集毛傳與韓詩同與麟趾同誼主于一門之象賢非徒子孫衆多之謂續序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不得經誼呂記嚴粲以子孫繩繩爲不絕近人并以振振蟄蟄爲衆盛更不得毛誼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非不多也不賢也

桃夭美嫁取及時也禮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外傳義異鄭箋

兔罝美求賢也殷紂時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食之文選注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罟之中西土服墨子故兔罝之詩作刺紂時所任小人非干城腹心也鹽鐵論三家詩

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王時宋人之女嫁爲蔡人之妻夫

有惡疾終不改嫁君子美其貞一列女傳魯韓詩同

漢廣說人也文選注引韓詩邵國男說貞女而作樂書引琴操本說騶虞誼通

喬木漢女皆比興猶湘君湘夫人之謂與薛君章句

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引韓詩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歸其妻恐其解于王事因陳義以匡夫言觸烈政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韓詩外傳列女傳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文王化行南國雖衰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祥非獨美周國之公子也用毛序商末八虞產于一門殷士亦多膚敏濟濟多士爲周楨榦是麟趾之祥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毛序諸侯以鵲巢爲節樂會時也。禮記誤以鵲巢爲貍首。辨見夫子正樂論鵲巢爲關雎之應。知關雎則知鵲巢矣。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毛序用射義葛覃之應也。知葛覃則知采蘩矣。

采蘋大夫妻樂循法度也。毛序用射義卷耳之應也。皆述大夫妻之事。二南皆當殷之末世。美在此則諷在彼。故又言背宗族而采蘋怨。取宗室牖下語耳。潛夫論誤作采蘩。

草蟲大夫妻悽其君子行役之詩也。亦欲在上知臣下之勤勞焉。齊詩從草蟲于采蘋與儀禮樂章合。不當如傳箋以爲未嫁之女

行露美貞女也召南申女許嫁于酆夫家六禮不備而迎之不行則訟之女終不苟從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棄禮急情君子賤之故嘉申女之守禮列女傳韓詩外傳同說

羔羊美大夫也詩人賢仕爲大夫其德能稱其服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韓詩薛君章句退透迤以補過足抑苟進之風私門不開則賢可知矣曹大家賦後漢楊秉傳儒林傳合成此說與鄭箋減退膳食率從公道異說

殷其雷大夫妻懷其君子從軍將歸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振盛也殷衆也軍裝如軍之裝也此以雷擬軍中車聲之衆與傳箋殊義與汝墳皆畏王室征役而勉以義也

摽有梅嫁取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時也。周官媒氏疏引張融蓋韓詩義呂東萊曰其詩汲汲如恐失之蓋習亂喜始治者所作迨願也丈夫生而願爲之室女子生而願爲之家。釋文引韓詩章句蓋父母爲女擇夫之詞。

小星使臣勤勞在外以義命自安也。韓詩外傳引此詩釋之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又白帖引此詩入奉使類。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文選魏文帝雜詩注用韓詩說與汝墳卷耳殷其雷四牡皆商末政役煩急君子勉從王事之詩故季札聞歌二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實命不同勤而不怨之謂也

江有汜美媵也被文王之化嫡能悔過也或曰南國少子

才略美好求我長女厭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蓋長女後嫁遇人不淑而娣姪先嫁得所作此悼之用易林義詳二南答問

騶虞樂官備也禮射義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射義鄭注用韓詩騶虞者天子掌鳥獸之官周禮鍾師疏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甚敬其主敬愼其職掌而忠厚盡矣賈子新書麟趾言子孫之多賢騶虞言在官之多賢故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也

右召南正風八篇與周南八篇若配又附東周所采西畿之風三篇在內

甘棠周人思召伯也周之後世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韓詩外傳）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說苑引孔子又左傳定九年襄十四年及劉歆廟議引釋此詩並爲身後追思之義詳二南答問）當爲西畿之變風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平王東遷諸侯僭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舊唐書禮儀志用韓詩說）當爲西畿之變風

何彼襛矣美王姬之女也齊侯嫁女于諸侯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儀禮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之女子而平王之外孫女也齊女所嫁當是西畿諸侯虞虢之類其風采于西都畿內不可入東都王風復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俠以

西之地而錄其風爾

二南皆儀禮樂章不當有周公以後之詩故知召南多于周南者三篇皆衰周附入之風當如三家詩說不當如毛詩皆作于文王世之說

邶鄘衛上

柏舟美貞女也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之喪其弟立請同庖女不聽衛愬于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復不聽賦是詩言其君左右小人成羣致足愠也列女傳韓詩外傳劉向封事貞女不二志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一許不改所以長貞絜而寧父兄也潛夫論三家詩說

碩人莊姜之傅作也莊姜始嫁操行衰惰淫泆冶容傅母諭之乃作碩人之詩砥厲女以高節以為家世尊榮當為世法則姿質聰達當為人表式徒脩儀貌飾輿馬是不貴德也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傳列女 錦者女未嫁衣娶者在途之服登車則服之為行道禦風塵之用 母使君勞謂女君也傳列女 皆作于始嫁之時非不答無子之後○說詩答問 漢地里志引河水洋洋在鄘則三家詩碩人當在鄘風為莊姜諸詩之首毛倒列于衛風之後故誤以為末年見閔之詩」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莊公取夫人莊姜又取陳女為夫人史記並寵二嫡故夫人賦是詩孔疏以陳嬀為莊姜之媵不知媵安得于異姓之國乎」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作于莊公不見答之時毛序謂作于州吁難後過

非情事辯見答問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作于莊公不見答之時毛序以終風爲傷州吁侮慢之非情事毛詩以燕燕厠于日月終風之前故概以莊公生存之詩爲身後之詩辯見答問

燕燕衛莊姜送完婦大歸也陳媯之娣戴媯生子完而母死莊公命莊姜子之史記嗣立爲桓公州吁弒之故送完婦大歸于薛故曰仲氏任只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畜孝也言此婦能思其夫君桓公故能體夫心以孝于姑也其後定姜送其子婦亦賦是詩列女傳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送其亡公子婦所賦考衛風皆宋度河以前之風不應有陳靈以後之詩其當爲追賦莊姜之詩與召穆公賦棠棣同例矣至毛序以爲送歸妾之詩史言完母已死故戴媯稱諡在州吁之弒後十餘年安得此時尚有送陳媯之事乎況仲氏任只明爲薛國任姓

之女以易寡人坊記作以畜寡人鄭注訓畜爲孝是韓詩說確爲逐子婦非逐歸妾矣

擊鼓怨州吁用兵也毛序

凱風美孝子也七子不同母母愛不均七子自責母遂感悟化爲慈母故詩人美之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者而怨是不可磯也趙岐注凱風言母心不說是過之小也後漢江肱事繼母感凱風之義兄弟同枕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是明爲七子不同母之證而漢碑漢詔漢樂府皆引是詩以頌母德之劬勞初無淫風流行不安其室之說辯詳答問

雄雉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之陳情欲以歌道義也雄雉耿介之鳥韓詩章句非刺淫之詩未詳其爲何公之世說苑及韓詩外傳皆以此詩與靜女首章並引以爲精氣闘溢傷時過而陳情欲以歌道義而韓詩章句并釋雉爲耿介之鳥

于刺淫無涉此詩在新臺以前八篇且中隔式微旄邱泉水皆宣公以後之詩何得如毛序概爲刺衛宣公辯見答問

匏有苦葉賢者感遇待時不敢苟合也 後漢書張衡傳陸機演連珠同義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論語荷蕢引詩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卬須我友之謂也非刺淫之詩亦莫詳何公之世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毛序

式微黎莊夫人作也衛女嫁黎而不見答傅母閔其賢而失意勸之大歸夫人答以從一而終 列女傳 黎許無風故與許穆夫人詩皆以衛女附之衛風焉 毛序以爲黎侯失國寓衛而作考黎莊公

有議則并失國之黎侯矣黎滅于狄何地可歸而為此不情無稽之怨詞乎辯詳荅問

旄邱亦閔黎莊夫人之詩也陰陽否隔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悔往歎息易林三家詩也并及新臺者流離瑣尾式微取燕婉戚施遇人不淑之義同情叔伯頻呼則使人甯于衛兄弟而兄弟不過問也毛序以為黎侯責衛伯之不救在晉景公六年滅赤狄立黎侯時其事在衛度河百餘載後安得入邶鄘故都之風

簡兮刺賢者不用辱于伶官也毛序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毛序

北風刺虐也毛序

靜女賢者及時思遇也陳情欲以歌道義故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急時詞也說苑及韓詩外傳並同此賢者思遇託于盛年思偶之詞離騷美人懷君

所本也毛序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正義又謂陳古者靜女之法皆不合詩義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毛序

二子乘舟閔伋壽也衛宣公子伋前妻之子也壽母宣姜與朔謀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同舟舟人不能殺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新序以爲作于生前與毛序死後追悼異汎汎其逝不瑕有害皆非死後之詞

黍離伯封作也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黍反以爲稷也新序及御覽引韓詩傳

三家詩在衛風之末毛詩錯入王風之首說詳王風

通論

邶鄘衛中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作此自誓（毛序）

牆有茨刺衛宣公也與新臺同義（非刺通公子頑辯詳荅問）

鶉之奔奔刺衛宣公也左右公子怨宣公之詩故曰我以爲君我以爲兄初宣公屬急子于右公子職屬壽于左公子洩後以公子朔之譖使盜殺之故二公子怨惠公以及宣公（史記列女傳皆無通公子頑事）

君子偕老哀賢夫人也子之不淑不幸無祿之謂他他德

之美貌邦之媛謂邦之援助也（釋文引韓詩章句）當爲衞人哀輓夷姜之詩夷姜宣公之前夫人生伋而卒（史記）史記胡天胡帝招魂之誼也哀夷姜正所以刺宣姜（史記列女傳皆以夷姜爲宣公夫人無烝先君妾之事）

桑中刺奔也（毛序）

蝃蝀刺奔女也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葢刺宣姜之詩（毛序以其次定之方中後而序爲文公以道化民者固非即以爲刺通而者亦非也新臺鶉奔皆刺宣公此詩屢言女子有行則專刺宣姜說詳荅問）

相鼠妻諫夫之詩也（白虎通義）其夷姜諷宣公之詩歟夷姜宣

公前夫人（史記）伋之母也故見宣公奪伋妻而以死自誓夫婦榮恥共之（白虎通義）奈何居尊位而爲闇昧之行（毛傳）故以死諫焉（毛序繫諸文公詩後者非左傳以爲宣公烝于夷姜者亦非也史記列女傳以夷姜爲宣公前夫人生伋子無上烝之事惟毛傳居尊位而爲闇昧之行語合詩旨）

于旄閔伋壽使齊見殺也美子太子伋白旄而使力士待諸界上見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史記列女傳）故詩言良馬四之素絲組之自衛適齊渡河在浚（浚即濮陽今大名府開州地在河之北）由是東行至莘被殺（今東昌府莘縣）故伋載其尸復還于浚并壽馬爲五方由郊而都而城遂亦自殺彼姝者子忠順之子也（列女孟母傳引詩論衡引詩並以爲父子之子）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衞懿公爲狄所滅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序

泉水衞女思歸也亦許穆夫人作焉後漢書馮衍傳衞思女思歸唁兄之志須與漕義同載馳彼篇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此篇謀諸同姓異姓則所因之國歷歷有之矣非徒思歸甯之詩此篇毛在邶風與載馳篇次不相屬故義不屬今移正之

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衞滅于狄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百姓說之毛序○泉水定之方中舊皆在邶風且倒錯先後今并移載馳之後乃故都遺民隨徙渡河者所作

邶鄘衛下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毛序

考槃刺莊公使賢者退處也。毛序

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相奔復相弃背也。毛序 淇水頓邱皆未度河故都之地。

竹竿衛女思歸也。毛序謂適異國不見荅所作然其詞與泉水多相出入疑亦許穆夫人之詩。淇水泉源皆未渡河時作。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毛序

河廣宋襄公母出歸于衛思其子作是詩也。毛序 作于襄公為世子衛都河北時。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過時不反焉爲王前驅當作于周室東遷之初衛都河北之日

有狐閔窮民也在位君子憂民饑寒而圖其衣食焉詩外傳誼

淇粱淇側淇厲明爲先世故都之詩毛序刺男失時喪其妃耦與三家詩異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敗于狄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以車馬器服衛人得之而作是詩毛序蓋故都遺民隨從度河者所作

左氏春秋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是邶鄘衛者猶曰殷商曰荆楚乃故衛之稱以異于楚邱之新衛卒之

以木瓜明衛風皆齊桓創伯時陳其風于王朝也舊分三國簡編錯亂失次今大畧仍之而閒更一二已甚者如右

檜風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毛序鄭箋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毛序

隰有萇楚疾恣也毛序

匪風思周道也毛序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望之周室東遷檜偪于鄭思王靈之庇而不可得也王吉疏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揭揭者是

非古之車云云言東遷之初士大夫各以車馬載其孥賄疾驅而至小國實偪處此何以安存故詩人憂之

鄭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國人美之而作與檜風之邱中有麻子相先後焉變風之序曰美者唐風揚之水美桓叔無衣美晉武公與緇衣美鄭武皆衰世之毀譽非三代直道之公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斷章取之而已用毛序

將仲子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故作是詩毛序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清人左傳

羔裘美三良也文公之時三良爲政所謂三英粲兮也文公背齊從楚則孔叔諫之文公不禮重耳則詹叔諫之所謂邦之司直也又幾被讒殺于齊見烹于晉又謂舍命不渝也詩次清人之後其美三良而欲文公之信任乎毛序以爲刺朝而詩無刺意則以爲陳古且訓洵直且侯爲君侯亦不詞矣詩不渝作不偸又訓侯爲美知必不以爲刺朝

遵大路思君子也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毛序或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故贈以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

華詞甚妙。宋玉賦則是託男女之詞爲留賢之什。且次清人文公詩後。必非刺莊公詩矣。續序以爲刺莊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述古賢夫婦相警戒之詞。用毛義惟二三章五子字皆子其夫不當如鄭箋子其賓客

有女同車。刺文公也。文公始取齊姜。繼欲結楚援。復昏文芊。自是貳中夏而事蠻夷。違三良之諫。蒙春秋之貶。皆文芊爲之。故詩人睠睠齊姜。匪美之爲美。而中夏盟主之爲美也。詩次文公清人之後。必非先世刺忽之詩。詳辯答問

山有扶蘇。刺文公也。所美非美。然文公不從三良以親齊而寵申侯以暱楚也。易林徐幹中論引此詩。並同鄭箋。不任賢者反任小人之謂。皆韓詩說。不

同毛傳以上章狂且斥臣下章

狡童斥昭公之說辯詳答問

籜兮刺文公也魯衛晉固伯叔兄弟之國齊宋亦伯叔甥舅之邦若之何倡而不和要而不從始則見討齊桓繼則見討晉文甘心背夏役楚平詩當作于甯母聽命之後乞盟請服之時文公于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故富辰言鄭有平惠之勛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

狡童刺文公用申侯也申侯以楚嬖臣施反覆于小國使諸侯連年謀鄭兵無寧歲鄭人身受其害故言使我不能餐息也毛傳以狡童狂童斥昭公昭公年非童幼人非狂狡且何為夾文公清人之後

褰裳刺文公用申侯之言背盟事楚也鄭文公十八年諸

侯會于首止將盟惠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故逃歸不盟明年諸侯伐鄭楚救鄭又明年齊伐鄭孔叔請下齊公曰子姑少待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故詩言豈無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鄭箋用韓詩說又呂覽左傳亦同又言豈無他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鄭箋用韓詩說鄭伯恃楚援又恃有惠王卿士之命故違孔叔三良之議而從楚嬖臣申侯之謀力背齊盟以事楚及齊桓以爲討始殺申侯以自解鄭風言狂且一狡童二狂童二皆刺申侯且次文公清人之後必非刺忽矣

丰刺亂也昏因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毛序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毛序有靖家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韓詩章句此女望男來迎已之詞鄭箋用韓義與毛傳異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韓說同詳答問

子衿刺學校廢也毛韓誼同詳答問佻達城闕言以青衿之士為狡邪之游故刺廢學即是刺淫

揚之水刺兄弟相爭也距文公清人亦已遠隔必非刺忽或當為文公身後子瑕子蘭爭國之詩說詳答問皆文芊之謀與有女同車相終始

出其東門刺淫也漢書地理志魯詩說縞女綦巾未嫁女所服說文三家

詩貞女自述己志言如雲如荼之女皆非所願效惟有安此素服守禮俟時而已聊樂我魂魂神也韓詩作員不聊可與娛與通作以但可自怡不堪持贈也毛序謂五公子相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果如此安得有如雲如荼之觀且傳釋荼爲喪服尤不詞今从韓詩

野有蔓草思遇賢也韓詩外傳孔子遇程子木引是詩思遇賢者而託諸男女之詞美人香草以比君子蓋仿諸此也毛序傳箋並以爲男女思不期而會之詩是三家詩謂無邪者毛詩反以爲邪蓋以比興爲賦也

溱洧刺時也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芍藥之和呂覽本生篇言三月上巳桃花水下方盛流洹洹然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執蘭而祓除芍藥離草言將

離而贈此草也。韓詩章句。鄭箋所本。無續序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之說。

許氏五經異義言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故鄭聲淫也。今考毛詩以鄭文公淸人以後之詩。指爲刺忽刺莊公時世傎倒。詞義齟齬。故鄭箋亦閒用韓詩以匡毛傳。今據以更正。至其說婦人九篇。則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墠子衿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其詩非必皆淫詩。而風聲習氣所漸靡。雖思賢諷政之詩。常同綺靡流連之詠。雖詩人亦有不自知其然者矣。

齊

雞鳴。刺聽讒也。韓詩雞遠鳴。蠅聲相似也。韓詩章句首章欲其審聽。次章欲其審視。末章則明去就之分。言小人衆多。其甘與同茲夢。亂乎與小雅青蠅刺有婉直風雅之別也。縱縈上書闕下。歌晨風雞鳴之詩。蓋取無罪蒙讒之義。非取思賢妃明矣。毛詩得失辯詳答問

還。齊詩作營刺荒也。齊侯好田。從禽國人化之。遂成風俗。毛序言獵者或往營邱。或往昌地。或往茂地。而中道相逢于猺山之左右。猺三家詩作嶩。韓詩還作嫙。儇作婘。皆訓好皃。誼與毛同。頗與揖好揖臧相複。似不如齊魯誼長。疑作于胡公去營邱徙都薄姑之時。毛序刺哀公無徵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毛序著。齊地名。地里志用魯韓古訓詩次于還

後東方前益齊先世刺親迎中途不至女家之詩

東方之日刺時也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也韓詩章句與毛鄭以日月分喻君臣及陳古之刺種種不合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也毛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于其妹大夫惡而去之毛序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焉毛序當作于滅紀之時婉孌丱角突而弁兮謂魯莊年已長苟不忘報仇之志恐齊所患者不在紀而在此丱角之甥也傳箋比體與此賦體異

盧令刺荒也。獵夫而齊人仁之，猶叔段出狩而鄭人仁之也。非陳古之刺。

敝笱刺哀姜也。哀姜初歸之時，魯莊公越竟逆女，丹楹刻桷，宗婦覿幣，所以媚姜者無不至，姜所以驕公者亦無不至。春秋見其微，詩人亦知其微，必爲文姜之續矣。詩次南山之後，以齊子爲稱，必非追刺文姜始嫁之時。文姜而至春秋無譏不當以魯十餘年後之通褻而追刺其初至。若謂刺魯桓偕夫人歸甯之詩，則不當稱齊子。

載驅刺哀姜也。褻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日夕，踖遝久處。易林。○哀姜歸魯在齊桓公十六年，是襄公末年所生之季女也。若文義爲齊僖之孟女，不當稱季。嫁在襄公身後，而係諸襄嫁者，明其所自出也。莊二十四年夏，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

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曰其入言日何難也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約然後入傳公羊約莊公遠媵妾也何休解詁故曰齊子發夕齊子闓闓齊子翺翔鄭箋破豈弟爲闓圛謂闓明始行蓋韓詩說即留連久處之謂古者后夫人在途稱子既至國稱夫人詩詠齊子初嫁斷非刺文美夫人會齊侯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昏讐也壻謂之甥魯莊如齊納幣觀社在齊桓十二年齊襄文姜交歿之後安得復以外甥辯其非齊侯之子惟莊因齊社蒐軍實之時盛其容服炫其射御以奪齊國而媚婦人故詩人刺之曰擅此才武不以復讐而昏讐且昏者又怨耦禍方未艾焉惜之深刺之深也其

後哀姜亂魯齊桓定魯故陳其風于王朝特詳齊襄二姜之詩與春秋相表裏而齊桓以後無一詩焉伯迹之始即王迹之終也

魏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褊急故詩人刺之 毛序

汾沮洳刺賢者不得用用者未必賢也公行公路公族皆貴游子弟無功食祿而賢者隱處沮洳之閒采蔬自給誰知其才德高出在位之上乎 用韓詩外傳之義 魏風自葛屨外皆非刺儉之詩 如玉如英豈褊嗇之度且既不稱其位何又贊其玉英此詞之不可通者

園有桃刺時也為政者不能得民以自强故詩人憂之言

園有桃宜落其實國有民宜得其力毛傳是興非賦非刺儉之詩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序

十畝之閒刺時也毛序閑閑男女往來無別之貌毛傳無國削民迫之義

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張揖引齊詩魏國女作焉傷賢者隱遯伐木小人在位食祿縣珍奇積百穀德澤不加百姓痛上之不知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琴操本三家詩蓋國小政荒不知求賢自輔使遺佚厄窮其室家嗟歎之如此

碩鼠刺貪吏也續序以碩鼠斥君非是甯戚遇齊桓叩牛角而歌碩

鼠。說苑善說篇呂覽高誘注取適彼樂郊之意言將去齊適他國也若碩鼠斥君豈遇主之什乎。鹽鐵論曰履畝稅而碩鼠作與毛序刺重斂同

魏檜皆無世家故詩序皆無世次孔疏以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譜分爲二君試思陟岵何與刺儉汾沮洳園有桃伐檀則皆刺不用賢故季札觀歌魏風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是魏風以求賢自輔爲誼斯近之矣

唐風

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毛序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四鄰謀取其國

家而不知故國人刺之序毛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揚之水憂晉昭公也昭公分國封沃沃盛彊而國弱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泄曲沃之謀于昭公欲使知備也毛序國人將叛而歸之非詩人之旨

椒聊美晉之忠臣不黨于沃也自曲沃搆難以來翼人滅一君復立一君彼其之子碩大無朋碩大且篤蓋謂九宗五正之徒不入沃黨歸大節而不可奪也用韓詩外傳義蕃衍遠條喪君有君豈顧枝幹之強弱衆寡之不敵乎無刺昭公而美曲沃之義續序美曲沃能脩其政箋以彼其之子美桓叔之德廣博均平不偏黨正義謂言桓叔之美刺昭之惡皆悖理傷詩教不及韓詩遠矣

綢繆刺晉亂也。毛序邂逅不固之貌。韓詩章句憂新昏之不久聚也。非續序昏因不得其時之誼。

杕杜刺武公兼并宗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也。續序責昭公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無助將為沃所并迥非情事辯見答問。

羔裘刺時也刺在位不恤其民。毛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也。毛序當作于桓王助翼伐曲沃立晉侯緡之時故三言王事靡盬使無衣之請不行王靈猶競于下國故存之以徵王迹詩與春秋表裏焉。

無衣晉武公并晉國其大夫為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也。

毛序武公有無王之心王遂貪賂而命之周與晉皆王法所不容作詩者之所美錄詩者之所刺也

有杕之杜晉武公求士也毛序武公既得國懼諸侯之討思求士以自強焉句踐闔廬梁惠燕昭皆求士此奸雄所優為續序兼其宗族而不求賢非詩旨

葛生寡婦悼亡也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室家能以死自誓毛傳鄭箋義同伯國之俗所以異于亡國也

采苓刺晉獻公聽讒也毛序其士蔿鞏勸申生出亡之詩乎故三舉首陽以寄興勸之為夷齊猶勸之為吳太伯也說詳答問

秦風

車鄰美秦仲也始命爲附庸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國人美之至其孫襄公列爲秦伯始追錄其詩服虔左傳注述三家詩秦仲附庸無陳詩王朝之例

駟驖美秦仲也始有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國人美之其孫襄公立而追錄其詩服虔左傳注述三家詩稱公者國人之詞譜疏稱莊公爲追謚則此詩公字當亦追錄時所加春秋楚之縣尹尚稱公況戎索之子男乎毛詩以爲襄公則四牡田狩豈必侯伯始有耶

小戎美莊公也莊公以兵七千破西戎故有兵車甲冑在其板屋之語且復其先世大駱犬邱地居其故國故有溫其在邑之語其子襄公立而追錄其詩服虔述三家詩故列于蒹

蒹葭終南之前。毛序以爲美襄公詩。考襄公伐戎至岐而卒何嘗有深入戎廷在其板屋之事。何嘗有克復敵地溫其在邑之事。且既爲襄公末年事。何以列于蒹葭終南初年詩之前。當從三家詩說。

蒹葭刺襄公也。毛序及服虔三家詩並同以戎俗變周民而不以周禮變戎俗。故詩人歎之。

終南美襄公也。始爲諸侯受顯服。兵至岐西。大夫美之而作。毛序及服虔述三家並以爲襄公詩。襄公地未至岐兵已至岐故以終南起興。蓋冀幸之詞。襄公詩惟此二篇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三良與焉而作是詩。毛序左傳三家同

晨風思賢士也。韓詩外傳及後漢桓範與管甯書。並作思賢之詞。毛序康公忘父業棄賢臣。不合詩誼。與晉風有杕之杜同失疑爲穆公求賢之詩。故列于渭陽之前。其次

黃鳥後者以其同爲穆公詩無他誼也

無衣美用兵勤王也秦地迫近西戎脩習戰備高上氣力故秦風有車鄰駟驖小戎之篇及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之事（漢地里）（魯詩說）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毛傳）秦之先世與戎世仇屢有勤王敵愾之事至後世民俗猶存當作于穆公拓地霸戎之時故列于渭陽之前（秦風自終南之前皆襄公前世之詩襄公嘗與晉文侯衛武公共立平王至其子文公力戰破戎收復岐東故地獻諸周室今此詩尊王同仇敵愾猶有二公之遺風其秦穆用由余拓地千里遂霸西戎之時故次于穆公詩後渭陽之前美用兵非刺用兵也續序以爲刺用兵并傳諸康公之世不推與詩詞冰炭即毛傳亦不合況刺康公曷爲列渭陽之前）

渭陽康公念母也穆公納文公于晉康公時爲世子贈送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思而作是詩詩作于秦穆之世續序以爲即位後思舅而作蓋欲護前三篇之爲康公詩故强謂追作也無即位後追作之義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有始無終也毛序說詳答問

秦風終于穆康二世皆晉伯所陳之詩

陳風

宛丘刺時也武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漢地理志魯詩子之湯兮子大夫也毛傳刺臣民習俗非刺幽公游蕩之詩

東門之枌刺時也。太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事。民俗化之。鄭詩譜用韓詩說故曰陳夫人好巫而國多淫祀。匡衡疏齊詩子仲及原大夫氏也。宛邱國之交會男女所聚。毛傳亦刺臣民習俗非刺幽公荒淫之詩。毛序傳會幽公惡謚。與三家詩不合

衡門賢者不用世而隱處也韓詩外傳列女傳及漢碑蔡邕獄述三家詩並同衡木為門淺漏可以游息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也。毛傳。毛序刺僖公愿而無立志。鄭箋傳會之謂衡木為門喻國小不可無政化泌水喻人君愿慤則當用人與詩詞不合與毛傳及三家詩皆不合。

東門之池刺時也。毛序彼美淑姬可與晤歌相遇而歌也。毛傳刺男女時俗無思賢女配君之誼。鄭箋傳會續序不合毛傳

東門之楊刺時也毛序昏以爲期而女留他色星明不至鄭箋
亦刺淫之詩無昏因失時親迎不至之誼續序之說鄭箋不從
墓門刺陳佗也桓公庶子佗每微行淫佚國人皆知其無
行而桓公不早爲之所其後佗竟殺嫡簒國而佗亦以外
淫被殺于蔡詩人早見其微故刺之列女傳楚詞王逸注公羊傳並同墓
門行淫期會之所也夫也不良斥佗也訊予不顧顚倒思
予他日思吾言復何益哉非作于簒立後亦無代佗謀
叙詩賊同仇之誼也
保身除患之義傳以夫爲傳相箋疏皆謂詩作于佗弒兄簒立之後欲其誅退惡師以免禍難非春
防有鵲巢說人也爾雅注引韓詩心焉惕惕以爲說人此刺男女之詞非憂

譏賊也。

月出。刺靈公淫夏姬也。舒。徵舒也。詩人知徵舒之懟而危之也。故列于株林之前。毛序但刺好色。何楷曰詩之言舒。與下篇夏南同爲明斥。經有明文不必更藉三家爲證矣

株林。刺靈公也。毛序

澤陂。刺時也。毛序彼美一人。賢人也。碩大且儼。非治蕩之詞蒲荷菡萏。生汚泥而能潔。君子之華也。一國止此一人。弃而不用。得不痛哭流涕乎。其傷洩冶之忠諫乎。孫氏嘉淦說陳風十篇。而刺淫居其七。其淫佚甚于鄭衛。此楚莊存陳之之日所陳于王朝之風。

曹風

蜉蝣刺不用忠信之人也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問人之飢寒則衣食之稱人美則爵之蜉蝣采楚疾虛華之言無實故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表記鄭注用韓詩冀其君親諒士遠佞人也毛序刺昭公之奢與此異誼

候人刺共公也不用賢士而美女乘軒者三百人左氏乘軒不言何人史記始以美女實之蓋魯詩說非毛傳大夫乘軒之謂使賢者荷戈于役如季女之斯飢國欲不亡得乎古時曹濮爲貨財聲色之都會故國小而色荒若斯之盛矣毛序刺共公近小人遠君子非其事實

鳲鳩刺不壹也毛序正是四國言可爲四國之長謂任爲侯

伯。鄭箋此與下泉思賢伯同誼。其時晉文受策命爲方伯。而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故望其字小國如鳲鳩之字七子。均平不偏也。韓詩外傳屢引其儀一兮之詩爲鄭箋所本其後晉復封曹。殆感是詩。故陳于王朝。

下泉思方伯也。曹衛相率朝楚。自外于中夏。以干方伯之討。非晉文之咎。而曹共不能嚮伯以尊王之罪。故言惟下泉可以浸苞稂。惟陰雨可以膏黍苗。惟方伯之尊王者可以庇下國。奈何舍尊王之盟主。而從無王之蠻夷乎。詩人責之望之。故晉文封曹。陳其風于王朝。蓋王迹熄而詩亡。所存者伯迹而已。續序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詩旨。

豳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毛傳太王自豳遷岐豳民舉國從之營築邑室民多歌樂之而頌其德史記葢豳國舊風至周公而始陳于王若周公所自作則當列于雅不當入民風說詳荅問

鴟鴞周公戒成王也成王未知爲君之難故公作詩以貽王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季札聞歌豳歎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與書之無逸同誼

七月鴟鴞皆邠國舊風也鴟鴞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綿牖戶趙岐孟子注述

三家詩說刺豳君者代爲太王自傷之辭以自刺說詳荅問

以上二篇豳國舊風而公陳諸王以下五篇豳人從公東征所作而太師采以入什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毛序亦豳民從征者所作故列于民風非大夫所作

破斧美周公也言周公出爲二伯述職東征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白虎通述魯詩說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公羊

傳故又曰四國是吪吪化也言四國皆化于周公也豳人從征者所作非周大夫作

伐柯美周公也豳人美周公能化東人因代為東人之詞也毛序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也作于王朝大夫則非民風刺朝廷不知則是刺二公矣

九罭美周公也豳人美東人化于周公因述其留公之詞也無周大夫刺朝廷之義說同上篇

狼跋美周公也公孫豳公之孫謂周公也商奄流言自取顛躓歸美于公身名俱泰毛傳以公孫為成王鄭箋不從以公為周公蓋韓詩說形容聖人之德以為豳風之終並以為二南之終也

王風毛詩以王風厠衛鄭之間今從詩譜三家詩次第列于豳風之末又三家詩以黍離入衛風並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毛序 大夫行役無期。其室家思之而作。

从之 毛序大夫思其危難以風。考民風不當有大夫所作。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全身遠害而已。毛序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毛序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衰薄。室家相棄。

兎爰。閔周也。毛序 我生之初。宣王承平之世。我生以後。幽平喪亂之年。王風終于平王而春秋作。無平王以後之詩。續序 以爲桓王伐鄭。而厠于葛藟刺平王之前。又以丘中有麻刺莊王。皆辯詳通論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毛序

采葛懼讒也毛序

大車哀息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室楚王游夫人遂見息君曰人生要死而已生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矢如皦日遂夫婦俱自殺楚王賢之乃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乎詩列女傳魯詩說辯詳

衛風荅問 息畿內之國故附諸王風毛序刺周大夫也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之不然也迂曲不詞辯詳荅問

邱中有麻美留子也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檜

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公羊傳又言祭仲往省于留。即陳留。舊鄶地。即桓公寄孥與賄于檜。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河雒之閒。人便思之。史記史伯謂桓公曰。雒之東土。河濟國語之閒可居。地近虢檜。其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檜之君見公用事。輕分公地。虢檜之民。皆公民也。桓公言于王。遷其民于洛東。而虢檜果獻十邑。史記是邸中留子之詩。即鄭桓公小惠要結檜民所作。子國子嗟父。毛傳謂桓公武公父子也。陳留與息同爲畿內。故同附入王風。與檜之匪風。皆東遷初年之事。毛序以爲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不知王風終于平王。無桓莊之什。辯詳答問。

小雅

鹿鳴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當殷之末世美文王者卽諷王室故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記魯詩說與關雎一例也鄭注禮記用韓詩說謂鹿鳴之三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並同毛義至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諷諫歌以感之謂周人傷殷王之道衰也與關雎刺時同

四牡勞使臣也毛序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毛傳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王事者豈文王之事乎作歌告哀與卷耳汝墳同一諷諭焉故三家詩以鹿鳴四牡皇華爲皆刺詩三家刺時見晁說之詩說毛詩特于四牡傳發商紂之誼巢中篇以明上下三家詩同誼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序君敎使臣必咨于周國語欲使臣博咨民隱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不言諷刺王室而諷刺在其中矣以上三篇皆文王詩

常棣一作夫移燕兄弟也毛韓序同閔管蔡者周公之情而燕兄弟者文武之政故列于文武之詩

伐木文王敬故也韓詩序見周禮疏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鄭箋用韓詩說也文選注引韓詩內傳曰飢者歌食勞者歌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君子遷于高位不可以忘朋友毛傳文王舊勞于外友賢人隱士及即位而舉閎天泰顛于罝網伐木之中以道誼相師友武王帥而行

之又以文王之臣爲友故周公作樂歌之而列于文武詩陳餽八簋乃有天下後之事足徵詩兼言文武天保營雒邑宗祀文武時報祝之詞也武王告周公以定天保依天室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逸周書作雒解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然後升歌而絃文武書大傳故詩三言天保定爾以山陵岡阜川之方至爲祝以禴祀烝嘗于公先王爲頌明爲營洛宗祀以後受釐祝嘏告戒成王之詩詩作于成王時而所成者文武之德故列于文武詩內孔疏伐木天保皆文王詩而謂作于未稱王以前謬不足辯齊詩四始五際以天保居伐木常棣之中與毛詩篇

次稍異則樂章族類各有所取耳說詳答問以上三篇皆文武

詩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魚麗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則可告于神明矣全用毛序○惟魚麗以下原作采薇以下誤詳通論以下述武王之詩

南有嘉魚鄉飲而賓賢能也作于武王命周公分陝二南行化之時故南有嘉魚與樛木喬木同興

南山有臺養老太學也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虎賁脫劍祀明堂朝覲耕藉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教諸侯之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是詩

作于其時焉養老乞言亦所以求賢故曰樂得賢矣毛序泛言樂得賢而不及養老則于詩詞不切

蓼蕭澤及四海也毛序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鄭箋蓼蕭之三述懷諸侯撫四夷之詩在有天下之後故列爲武王詩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序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左傳蓋荒服諸侯終王之禮當新王始立來朝受正朔故曰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惠三爵畢恩易林述三家詩

詩言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左傳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毛序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

是錫之弓矢然惟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左傳故武王之詩莫盛于蓼蕭之三皆撫四夷柔遠人之事盍文王之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者在此後王之世獻功必于廟策命賜弓矢必于廟鐘鼓饗勞必于廟盛美功烈必推歸文武而不敢專正小雅所以無成王詩者以此皇甫謐述毛以魚麗以下皆武王詩最爲得之孔疏從鄭譜以魚麗以下皆成王詩非是由毛序以宣王采薇之三誤入文王詩內故鄭孔從而益甚耳菁菁者莪述武王樂育材也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左傳伏虔注述韓詩說無成王詩

六月宣王命吉甫北伐也毛序宣初即位兵力未盛故曰至于太原盡境而還驅之而已不言執訊獲醜焉漢書嚴尤疏

采芑宣王命方叔南征也毛序

采薇宣王遣戍也周自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及其曾孫宣王命將出師征伐詩人美之故有采薇六月出車之詩史記本魯詩說

出車宣王勞還帥也玁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後漢馬融疏川三家詩　蓋采薇戍邊拒之境外爲將城朔方之地出車命將往城于方一月三捷執訊獲醜以收六月前舉之成功焉毛序以采薇之三爲文王詩鄭箋以出車常武之南仲皆文王

臣辯見通論及荅問

杕杜宣王勞還卒也朔方既城屯邊據險征戍可減作此詩以勞其歸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詠歎此杕杜采薇所爲作。鹽鐵論 故曰采薇出車上下役急。易林 蓋非盡盛世之音而或以爲文王詩過矣

車攻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也。毛序

吉日宣王田于西都也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易林 蓋吉日在成功之後故獵于西都之漆沮其在朔方北伐之後乎車攻在舉事之先故會狩于東都以謀

武事。其在常武南征之前乎。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無不得所焉。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毛序 宣王早朝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脫簪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宣王遂勤于政事。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 魯詩 故曰庭燎夜明。追昔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戾。易林 盡夜未央。夜未艾者。昔日夙興之事也。夜鄉晨者。今日晏起之事也。孔疏臆爲宣王衰失之漸。與毛詩美宣不合。與列女傳賢后感悟亦不合。

沔水。規宣王也。毛序

鶴鳴誨宣王也。毛序 教宣王求賢材未仕者。鄭箋用韓詩說 故曰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後漢書楊震傳 比興錯雜。喻賢材之隱顯瑕瑜不同。惟在上之所取而已。詳答問

祈父刺宣王任將也。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圻祈通 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漢書陳湯傳 祈父卽是爪牙。宣王末年宿將淪謝。祈父司馬不得其人。屢敗績于條戎奔戎申戎姜氏太原之戎。國語及後漢西羌傳 詩人責祈父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左氏林注 故曰班祿頗而祈父刺。潛夫論 又玉篇作祈父維王之爪牙。不言詩作于爪牙之士也。鄭箋謂六軍之士出于六卿。法不取于爪牙之士。實非詩意。兄作于兵士。不作于大夫。則是民風。安得入王朝之雅。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毛序失朋友之所也其友賢居仕于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琴操魯詩說　蓋致仕之臣招其寮友去位之詩致仕之臣猶王臣也以去就爭去亦諫也故列于王朝之雅

黃鳥我行其野皆刺宣王也毛序黃鳥來集旣嫁不荅易林則二詩作于一時前篇爲女詞後篇爲女父母詞皆大夫陳民隱以告王故列于王朝之雅若如傳箋止爲棄婦之詞則是民風而非王雅矣

小弁尹吉甫之子伯奇被放而作也魯韓詩說伯奇後母欲以無罪殺其子故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又引舜之五十怨慕證之必非平王宜臼之詩詳說荅問伯奇本敎

國子列于王官其放也王知之其復也王閔之。說苑琴操詳通論

故列于王朝之雅。

斯干宣王考室也。毛序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劉向昌陵疏又張衡賦揚雄箴並同言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于是作宮廟羣寢既成而落之也。鄭箋此與下篇皆宣王初年詩而列于末者土木牧畜之事微于禮樂征伐歟。

無羊宣王考牧也。毛序說見上篇。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毛序任用師尹聽政不平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序怨申后之廢因代爲申后之詞。說詳

通論

十月之交刺幽王后族太盛也漢書梅福傳注晉韓詩說七子或后之同姓或后之外親昏因洽比共為亂階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毛序一作雨無極韓詩章首曰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寮友各全身遠害莫圖國難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毛序謀夫孔多莫決國是也

小宛大夫兄弟繹祭其先人而相儆戒也禮記祭義鄭注用韓詩與箋異明發者祭之明日當行繹祭有懷二人謂父母也祭義鄭注不以二人為文武素穆公享公子重耳公賦鳩飛韋昭謂即小宛之首章亦取亡人以仁親為寶之義非謂文武鳴鳩翰飛戾天高世遠舉之思也說文及淮南時令注釋鳩皆謂奮迅其羽直刺上飛

入雲中無毛傳小鳥不能翰飛之誼日邁月征就將之誼也韓詩外傳潛夫論並同無責幽王日視朝月視朔之誼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序二公以卿士爲爭田之訟淮南子高誘注出三物之詛爲此詩以相絕焉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卽巷伯讒被宮刑而作也辟嫌不審被帷薄之謗焉此詩毛傳得之鄭箋謂讒人譖寺人寺人傷其又將及巷伯不合詩旨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相棄焉毛序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毛序此篇厠蓼莪四月之間今移于前

蓼莪大夫行役自傷不得終養也後漢陳忠疏引是詩曰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以爲奪情行役之訴異于鄭箋瓶罍刺幽王之誼

四月歎征役也韓詩序大夫行役逾時思歸祭祀左傳杜注孔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述毛與韓同義異于續序在位貪殘下國構禍及鄭箋寒暑喻王政病民江漢喻吳楚修政之誼

北山大夫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也孟子與蓼莪四月同義篇文當在其前此乃未聞喪時賦顏氏家訓北面事親別舅摘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北山之悲皆大失也是韓詩以北山亦不得終養之詩彼乃既聞喪後賦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毛序與三家詩同不當如集傳行役勞苦之說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毛序

以上西都之雅。

楚茨。公侯秋祫嘗之雅也。天子祭祀樂章列于頌。公侯祭祀樂章列于雅。自此以下多非刺幽王之詩。

信南山。公侯冬祫烝之雅也。誼同前篇。

甫田。幽雅也。公侯夏省耘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以祈甘雨也。毛序刺幽王。不足辯。說詳通論

大田。幽雅也。公侯秋省斂因報于方也。毛序刺幽王。失同上篇

瞻彼洛矣。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詩也。白虎通引韓詩傳 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過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次章三章既受爵命。盡

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焉。鄭箋用韓詩說洛者東都洛邑也。毛序刺幽王無謂當作于康昭穆之世。

裳裳者華亦諸侯嗣位初朝見之詩故與瞻洛相次。孔子曰于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毛傳訓似爲嗣與孔叢子世祿同誼但以爲刺幽王則失之。次瞻洛後蓋朝于東都所作。

桑扈天子春饗諸侯而訓恭儉也。左傳甯惠子引彼交匪敖萬福來求曰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非刺幽王詩。故與裳華相次。

鴛鴦天子燕諸侯而示慈惠也故與桑扈相次皆康昭穆盛世樂章。

瓠葉士君子春秋饗射之樂章也。用後漢儒林傳劉昆誼。庶人之賢

者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享貌葉而飲之依士禮以立賓主也鄭箋用韓詩以其爲王朝樂章故類次幽雅之後

鐘鼓昭王南巡也鄭注中候握河紀用韓詩王者舞六代之樂及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韓詩內傳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和于樂者以其聲及籥不僭差也薛君章句○毛序刺幽王考幽無南巡之事

頍弁諸公刺厲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也全用毛序惟易幽爲厲蓋幽亡于荒淫不亡于暴戾與厲殊刺也

角弓父兄刺厲王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時方監謗不敢斥言故與板蕩皆託詞上帝也毛序刺幽失同于前

魚藻美宣王朝會燕享復盛也在鎬者東諸侯望幸之詞白帖御宴類周王有在鎬之樂是韓詩以爲王燕諸侯非刺幽王矣

采菽王錫諸侯命服之樂國語秦穆公享公子重耳賦采菽韋昭注孔子曰于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漢明帝賜東平王詔曰頌及采菽以增歎息宣王朝會東都之詩

黍苗美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國語公子重耳賦黍苗韋昭注左傳范宣子賦黍苗杜注亦同決非刺幽王與大雅之申伯入謝同時所作皆宣王全盛時詩

白華刺幽王廢申后也毛序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周人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也毛序覩爾新昏即指季女故叔孫昭子如宋逆女而賦是詩

青蠅刺幽王也毛序衛武公傷幽王聽讒詩以刺之故列于賓筵之前本袁孝政劉子注辯見荅問故曰青蠅集藩患生婦人易林青蠅汙白恭子離居易林蓺刺信讒廢申后太子之事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韓詩因以刺時也幽王之末君臣上下沈湎無度武公入爲卿士而作是詩

彼都人士平王東遷周人思西都之盛也自此以下八詩雖作于王朝大夫而純乎風體置之王風不復可辯視西周厲幽之世升降又不可同日語矣舊以爲刺幽王者誤

采綠刺怨曠也毛序

隰桑思見君子也東周之世賢才遺佚詛用毛序惟非刺幽王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也毛序

漸漸之石下國刺平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出師東征久役在外故作是詩全用毛序但易幽爲平當作于揚水戍申之時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平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傷已逢此而作也全用毛序易幽爲平

何草不黃下國刺平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草芥君子憂之而作全用毛序惟易幽爲平

以上皆東都之雅其冠以楚茨四樂章者猶東山破

斧之附于豳風成王小毖諸詩之附于豳頌也

大雅

文王周公繩文王之德呂覽受命作周毛序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也漢書翼奉傳周公作詩深戒云云故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焉世說荀慈明

大明周公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用毛序增周公述三字

緜周公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用毛序增周公述三字前七章皆太王事後二章皆文王事孟子趙岐注及鄭箋皆用韓詩說以後二章屬文王故文王大明緜爲兩君之樂者周公敘昭文王之德于天下韋昭注國語使人君知受命造邦之不易焉

棫樸美文王郊祭出征而四方歸心也。春秋蕃露文王受命專征得具六師代天子行類祭。皇矣有是類是禡之文薪槱燔燎奉璋祼尸一時賢才畢從用能綱紀四方焉。

旱麓美文王祭祖受祜也。豈弟君子皆謂文王。鄭譜亦列于文王詩及其箋詩乃以君子謂太王王季豈有美文王受祖而全詩但頌祖德不及受之之人者乎。玉瓚騂牡柞棫燔燎廟焉而人鬼享禎祥集其祥如何則莫大于作人焉。薛君章句曰文王盛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是韓詩亦以此美文王之德鄭注禮記亦同韓詩與箋之惡人遠去異義

思齊美文王之德格人神貫內外也是詩爲前後八詩之綱不及事功而專言德德者事功之本也。

皇矣美文王伐崇奉天命也首四章即言文王之德四章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左傳引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及王肅本皆作文王故左傳歷釋詩詞而申之曰近文德矣明以九德爲文王之德不當如鄭箋執毛詩說本以王季可比德于文王劉炫朱傳亦各以誤匡誤也後四章始言文王之功

靈臺美文王興辟雍制禮樂也豐都辟雍與明堂三靈同處凡文王治岐之王政皆于其中行之故頌辟雍而無不舉矣以上八詩皆周公述文德以告後王故季札觀樂聞歌大雅曰美哉其文王之德乎

下武繼文也毛序武王以三后文王爲之祖父以成王爲之子成王者生存之尊號媚茲一人即成王也且以邢晉應韓諸賢侯爲之子韓詩

專以應侯爲唐叔世繩其祖武故曰下武焉下後也毛傳葢成王世

頌武王之詩而嘏其萬年受祜焉

文王有聲繼伐也毛序武王自豐遷鎬而有天下前篇頌其

繼文德此篇頌其繼武功焉

生民尊祖也毛序武王有天下郊祀后稷以配天其詩既列

于頌生民其祀稷之明日繹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教穡之

祥以爲武王有天下之本揚祖烈告嗣王歟

既醉繹嘏公尸也武王有天下後上祀先公天子之禮旅

酬下偏羣臣至于無筭爵乃見十倫之義鄭箋而與嘏祝焉

世有賢嗣世有賢佐世有內助三者是所嘏也

鳧鷖。嘏公尸也。既醉鳧鷖之後于生民。猶行葦泂酌之後于篤公劉三詩一終。各從其族類也。皆武王有天下後上祀先公之詩。以上武王五詩。皆周公作于成王之世。而誼主武王。

自文王以下至于鳧鷖。皆周公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是爲正大雅。（左傳伏虔注用韓詩說。○鄭譜以文王有聲以上爲文武詩。生民自卷阿爲成王周公詩。又以假樂與行葦互易。並殊韓義。說詳于下。）

篤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行葦。述公劉仁厚也。（三家詩說。詳大雅通論。）首章言先王之愛物次

章言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言成王奉先王之法鄭箋明辨

詩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成其福祿焉毛詩續序亦召康公戒成王詩曾孫謂成王也

洞酌美公劉也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揚雄博士箴故處戎狄而戎狄化之鹽鐵論引洞酌詩而釋之如此言潢汙行潦之水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故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左氏傳亦召康公戒成王以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之義豈弟君子謂成王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序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國語韋昭注證

以是詩又呂覽高誘注周室鳳皇至于山澤亦引是詩爲證皆三家說因成王矢音琴操成王作神鳳之操而召康公作是詩以應之豈弟君子皆謂成王也欲其彌德性綱四方以荅天休又廣進賢才以輔成君德也詩言豈弟君子者六言君子者二鄭箋皆指臣下又分吉士與君子爲二種種支離並不合詩旨

以上四詩皆召康公戒成王以非周公述文武之詩故不列于正始伏虔用韓說正小雅無戒成王召公詩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毛序小人貪暴于外而獨詭隨于內勤民于遠而不恤中國京師故屢歎民勞以愬之若曰所患者不在四方而在國中之民預知流彘之禍也爾女小子皆斥小人之詞

板凡伯刺厲王毛序託諷寮友也上篇欲其畏民嵒此詩欲其畏天命焉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毛序幽厲之惡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惡之人厲王所用皆彊禦掊克剛惡之人四章炰烋歛怨刺榮夷公專利于內掊克之臣也六章內奰外覃刺虢公長父主兵于外彊禦之臣也厲惡類紂故屢託殷商以陳刺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毛序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寮友當作于流汾以後共和攝政之時故有滅我立王厲階胥溺之語前八章與芮良夫解相表裏後八章與芮良夫諫榮夷

公相表裏。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毛序。○韓詩序。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與毛義同。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大國。與周世姻。一國嫁女。三國媵之。故戎申必兼戎許。甫美申必兼美甫。甫者四岳之國。故曰維岳降神。非仲山甫之謂。申及謝。城皆在南陽。宣王以謝益申。加地進律。屏蔽東都。蓋中興控制之要。建國親侯。非徒錫命虛文而已。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樊侯仲山甫受封于齊。漢書杜欽傳。孟郿堯

廟碑及潛夫論竝同告三家詩詳荅問旋入輔于周食采于樊故有式端其歸之語其所封地在今濟甯州北齊濟泲古通用非姜氏臨淄之齊也山甫封齊如東虢西虢南燕北燕河東西二韓大小二邪之比時齊魯皆有內亂山甫以親賢鎮撫故有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及不茹吐不侮畏之語中興大政豈徒築城土工之役而已乎傳箋皆不得詩誼說詳荅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蹶父以南燕姞姓諸侯左傳賈逵注南燕姞姓引詩韓姞為證蓋三家詩說入為王朝司馬卿士易林大夫蹶父無地不涉為吾相土莫如韓樂奉命城河東之韓因而相攸梁山晉望即禹貢冀州所治之呂梁山亘河東西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蓋并冀之伯歟宣王封申以備荊蠻封齊以鎮東夷封韓以禦北貉皆

中興大政故詩之于雅。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自將平徐戎也。召虎分兵以翦淮南之夷南仲從王親征淮北之徐戎尊王靈故列于大雅。

假樂美周宣之德也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千億。論衡及初學記述韓詩說卿士多賢皆德獲天祐所致也。毛詩厠于成王詩內服虔數文武正大雅不及之諸家舉召康公詩復不數之蓋三家詩皆列于宣王亦猶宣王采薇之三毛詩錯入正小雅也。

瞻仰凡伯刺幽王也。毛序尹氏聽政不平后黨專利營私憂國將亡而作。

召明。召穆公刺幽王也。毛序外患將興皆由內蠹也。

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其側疏引侯苞韓詩翼要蓋作于為平王卿士之時距幽沒三十餘載距厲沒八十餘載爾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詞而刺王室在其中矣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冀復鎬京之舊而慨平王不能也王風小大雅皆終于平王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周頌

清廟周公既成洛邑率諸侯祀文王也毛序頌顯相不及天子明成王未至洛周公攝祭所作書大傳曰周公進諸侯而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維天之命周公營洛祀文王樂章之二也

維清周公營洛祀文王樂章之三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此爲奏象舞之詩故前二詩皆言文王之德此詩始言文王之典典者所以載事功肇禋則文王出師類禡之典也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示事也白虎通義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

葢周公將制禮樂先告于文王之詩

我將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也用毛序增周公宗三字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洛誥所謂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亦作于成王未至洛以前周公攝祭之詩其有牛又有羊者則從祀之位也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等

思文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卽召誥之用牲于郊牛二亦成王未至洛以前周公攝祀事

雝成王至洛烝祭文武也卽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時成王主祭周公助祭故有天子穆穆相維辟公之詞

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孔疏引服虔三家詩序合祭文武而朝諸侯有天下實在武王之世故白虎通義引此詩爲述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朝京師受法度之事

蓋同異姓諸侯皆武王所封故毛傳以錫祉爲文王錫之而前王則專謂武王（毛傳與韓詩合）辟公謂助祭諸侯也周公亦在其中非專謂周公（周公稱顯相不專稱辟公）

時邁成王巡守祭告河海也（毛序）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言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詩內傳）周時般高太室不爲嶽此詩及河喬嶽蓋成王東巡升中于岱之詩王者必太平乃巡守故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白虎通義）而國語引載輯干戈爲周文公之頌（詳三頌荅問）

有瞽洛邑制樂始成合乎祖也（毛序）周之明堂唐虞曰文祖周禮大司樂大胥月令季春文王世子皆有大合樂之事

于明堂辟雍行之其地爲宗祀文王之所故合六代之樂于明堂而嘉客觀成先祖是聽先祖謂文王也韓詩外傳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蓋抱樂器奔周之儔非祫祭祖廟非夏禴時祭亦非祀瞽宗樂祖之詩辯詳答問

武大武樂章之一成也頌武始而北出之事楚莊王曰昔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正義曰卒章者章之末句蓋武惟六成楚子既以桓爲六章則武詩不應居卒武王末受命故言耆定禮六十日耆逸周書武王告叔旦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而以遏劉止戈之誼冠于章首

酌大武樂章再成也頌武王再成而滅商之事酌或作汋勺禮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論者謂勺武舞而象文舞隨武

子稱詩亦汋武並舉。舞莫重于武宿夜熊氏謂大武樂章名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夜宿。士卒皆歡樂歌舞達旦。皇氏禮疏即此詩遵養時晦。國語伶州鳩王以癸亥夜陳總干山立。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樂記時純熙而大介。則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一戎衣而有天下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則至公爲民上符文王矣

賚。大武樂章三成也。楚子引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爲大武之三章。樂記曰三成而南。蓋克殷河北。度河南還。大封賚諸侯之事。

般。大武樂章四成也。三家詩章末作時周之命於繹思與

賚詩章末同記曰四成而南國是疆詩言隮山喬嶽允猶翕河葢按山川之圖次第望祭鄭箋是武王雖未巡守朝會而已營定都邑望祀山川逸周書作雒解在時邁以前卽四成而疆理南國之事

大武樂章五成佚不傳葢分周公左召公右二南分陝之事

桓大武樂章六成也楚子引綏萬邦屢豐年爲大武之六章記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甯武子詩言桓桓武王保有厥士克定厥家葢散財發粟歸馬放牛虎賁說劒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詩舉武王之謚明作于成王之時

以上皆周公東都之頌

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也二后文武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國語故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成王者文王之孫武王之子文王有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夙與夜寐以繼文武之業四海九州來敢職貢以供祭祀故曰二后受之也賈子新書王德既成公乃可以告于后三王而無憾故詩本祀天祖而國語及魯詩皆以爲道成王之德

天作成王祀太王于岐以王季文王配也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

（止追王文王未及三王亦未以后稷配天故度邑解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而曰朕卑皇祖未得高位于上帝）岐為周故國本有太王廟故合祭居岐之三王于太王廟禮以義起不在禘祫正祭之列故詩專頌作山遷岐之事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有客微子朝周（白虎通義引三家詩）來見祖廟也（毛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故有淫威降福之語王者封國必受策命于太祖之廟明不敢自專故留之餞之皆于廟（薄言追之餞之也）重其賢也王者封二王後所以承三統禮隆義重故列之于頌

振鷺成王將祭文王而選士澤宮之樂也西雍文王之雍

言文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韓詩薛君章句辟雍與明堂同地爲宗祀文王之所先王于賢者本有賓客之義況辟雍學士莫非駿奔膚敏之多士乎

噫嘻成王孟春祈穀耕耤時所歌也既昭假爾率農播穀明爲先卜祈穀而後耕耤之事駿發爾私則庶人終畝之事蓋祼鬯時告先農之所歌國語虢文公諫不耤千畝曰王卽齋宮乃期王祼鬯饗醴乃行毛序兼夏月言于詩不合

臣工成王耕耤後受釐嘏祝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閒躬耕帝耤反執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名曰勞酒此詩蓋

執爵勞酒時所歌首戒公侯大夫保介以下戒百吏庶民將受厥明以下則受釐嘏祝詞也毛序以爲遣助祭諸侯與各保介不合保介當作保界見韓詩外傳及章句蓋遂人之官職保經界非車右副官也

絲衣成王繹農祥靈星之尸毛序周室農事發祥歷世有農星之祭國語伶州鳩董因逸周書作雒解及漢官儀配以后稷此蓋祭之明日繹稷尸所歌

豐年報賽八蜡也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豐年載芟良耜三詩皆蜡祭樂章而豐年則所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也非秋冬報之詩毛序秋冬報也鄭以秋嘗冬烝釋之皆與詩不合說詳三頌

通篇

載芟。臘先祖五祀也。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及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故有烝祖妣甯胡考之語。亦豳頌樂章。非春耤田而社稷之詩。毛序春耤田而社稷也。然詩中無祈詞。無耤田社稷之詞。

良耜。蜡祭報社也。月令孟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即周禮籥章國祭蜡。及地官牧人陰祭用黝牲之事。毛序秋報社稷也。然百室盈止。當在十月納稼之後。非秋時事。而殺時犉牡。爲報社與稷何與乎。

以上周公西都之頌。在先後歸鎬京之日。及陳七月無逸之時。故詩中屢稱成王。尊號在制作已成之後。

載見。成王免喪見諸侯于武王廟也。新君即位。武王初入

質于商商之頌反侈于周長發殷武二詩尤甚與宣王諸雅無異焉其差優于魯者那烈祖元鳥頌先王異于魯頌之諛生君也故國語謂正考父校商名頌于周大師而三家詩皆以正考父作于襄公之世湯孫爲皆美襄公殷武一篇則直美宋襄父子從齊伐楚之績與魯頌荆舒是懲同一夸誕夫子錄之傷之也或曰考父佐戴武宣不逮事襄公或宋襄所作惟殷武一篇其前四篇則考父作之至襄公而追錄其詩遂序以爲美襄猶秦風車鄰駟驖錄于秦襄公之世而序以爲美秦襄公事同一例其或然歟

那。美襄公祀成湯也。史記注引韓詩章句周人尚臭殷人尚聲。嘉客謂附庸助祭之國。兩言湯孫皆謂襄公也。毛傳以烈祖爲湯前有功烈之祖湯孫謂湯爲人子孫則是湯之祀祖而非祀湯也與序自相戾

烈祖。美襄公祀中宗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與前篇同誼。

元鳥。美襄公祀高宗也。武丁孫子謂襄公上公交龍爲旗。龍旗十乘上公之制。與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旗承祀同誼。箋謂孫子卽武丁于文不詞于序祀高宗不合

長發。美襄公禘祀也。禘及功臣故末頌阿衡。

殷武。美襄公之父桓公會齊伐楚也。高宗無伐荆楚事。其克鬼方乃西戎非南蠻。此三章歲時來辟責職貢不修四

章不僭不濫責僭稱王號並鄭箋用韓義末章美襄公去奢即儉修復寢廟文選注引韓詩與魯徂徠路寢同詞同誼夫子刪詩書修春秋通三統據魯新周故殷句運之三代孔子世家于魯頌宋頌之附周頌見之矣

詩古微下編之一終